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二三

蘇氏知學

PDG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書

問答

一本作知舊
門入問答

答王子合

遇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
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
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
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
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
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地之
心也未覩其肯近思得之敢質於先生遇謂天地之心

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氣運行互爲其根蓋未嘗或息
非可以動靜言也其曰動之端云者指流行之體示之
即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爲道天地之心
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
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生之理也在人則惻隱之心
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此心不遠於此
察之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
推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人惟汨於欲而不
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汨蔽萬物歸根生生之
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生意油然而此復所
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平日涵養語默作止
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伊川云善學

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識其未發克已不
已一旦復之則造次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
矣

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
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
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
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
也鄙見如此或恐未然更告諭及子晦相見煩致意未及
奉書歐陽慶嗣書云甚賴切磨之益想日有至論也

答王子合

所喻思慮不一冒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
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

矣

答王子合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李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李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李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而龜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

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况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簣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畧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

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以見喻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論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貞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

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爲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爲曾子之爲邪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爲仁者易辭之過也如何如何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爲無據也見成服及祥禫處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畧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責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祭之祭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

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
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
如此耳天地閉爲不恕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如此
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
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
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其鬼不神是老子語謝氏語解
所引正與其語錄相表裏不知如何見得優劣處恐不必
如此分別也恐別有說更煩詳論二十七章說則所分畫似全未是
恐更當以章句之說考之乾知太始說者多爲主宰之論
似若微妙而反粗淺蓋若如此則乾與太始各是一物而
以此一物管彼一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先
生只以當字釋之則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意自

渾全也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爲一義與詩不同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爲奧而爲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爲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爲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向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爲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爲配位也

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

師南向乃堂上之位則以南向爲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廣
古禮也
牖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向爲尊而
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
君王陵母皆云東向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
南鄉此則不知其爲室中爲堂上但猶以東鄉爲尊則可
見矣

答王季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而見口
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
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
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頊祭儀
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

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
典或字誤耳此書雖舛杭本亦多舊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
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
屬書之似爲穩當耳

答王子合

丁未十二月十五日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
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
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
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
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
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
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

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人以為神便是致生之以為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之說矣其他未暇詳論蓋成伯告歸甚迫故且附此餘俟來春相見面論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功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答王子合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槩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即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即是人以為神致死之者即是人以為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

入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怪不測皆人心自爲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唯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爲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答王子合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又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爲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

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

性之善猶水之下此善字却是就人物稟受以後而言據其發用之初對其成就之極又自爲陰陽也念念相逢事事相續無頃刻不如此大意亦與前段相似細推之可見來喻所引乃舊本後來思之不能又生支節轉費分疎故嘗削去然今得子合如此商量却好不然則此意終不明也

愛人利物等語亦不甚精後已刪去矣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

此段甚好如云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爲主此即所謂妙合也又云自其生化之所自出而言故曰妙合此句却不甚親切

鬼神第一段甚好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鬼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鬼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鬼也而必以鬼爲主鬼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魂爲主亦初無二理矣

幽滯之鬼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爲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鬼鬼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鬼鬼之正則便只